

# 聚焦“时代之问”，当好教育强国建设“开路先锋”

## ——上海教育名家谈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发现与培养路径

### 深耕“试验田”，为培育拔尖创新人才蹚新路

■本报记者 樊丽萍

在上海基础教育领域，唐盛昌已经耕耘了逾一个甲子，荣誉等身，被很多人称为“传奇校长”。

年过八旬的他，如今依然活跃在教学的第一线，依旧在思考。“步入智能时代，教育该如何应时而变？现在的很多课程和教材，可能还只适应信息时代初期对人才的要求，未来的教育变革将是深层次、全方位的。”

作为上海市基础教育国际课程比较研究所所长，他依旧带着问题，做着在他看来“尤其重要”的各种教育实验。

党的二十大报告对教育、科技、人才提出“三位一体”的系统部署，提出“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具体到基础教育领域，学校的教学活动该如何有效组织？拔尖创新人才如何培养？对教师队伍又提出了哪些全新的要求？

今年教师节前夕，唐盛昌接受本报记者专访。在他看来，上述这些新课题都要在教学一线求解。上海作为全国教育改革前沿，尤其要聚焦人才培养的“时代之问”，通过上海实践，提供上海经验。

#### 谈好老师的素养——要有大局观大视野，抓得住“大问题”

认识唐盛昌的人，都佩服他的眼光。这位身材魁梧、“人高马大”的教育家，似乎总能“看”得更远一些。

确实，从事教育工作，需要打开视野。唐盛昌始终认为，要成为一名好老师，除了要保持对学生的爱心，还有一点同等重要：那就是在学生成长过程中真正起到“导”的作用——能“导”方为师，“引路人”首先要有辨识方位的能力。

“不同的时代，对教师的要求不尽相同。”唐盛昌直言不讳，要成为一名优秀的教师，眼光不能局限于一方校园、一间教室，而要有大局观、大视野，这样才能更好地承担“导”的责任。

家国情怀，刻在教师的职业品格里。当前，随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家间的人才与科技竞争空前激烈。“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攻坚更多‘卡脖子’问题，国家对科技创新的需求前所未有。落实‘三位一体’部署，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迫切程度也前所未有。”在唐盛昌看来，今后的教育体系中，科技



唐盛昌：上海市基础教育国际课程比较研究所所长、上海中学原校长、上海市教育功臣

“培养拔尖人才，在思想上我们可以更解放一些，甚至，有些传统观念要进一步突破。”

的分量将大大提高。如何做好科学教育的加法，提高基础教育的人才培养质量，教师要想在前面，做好准备。

带着这份“远见”投身教育实践，老师的问题意识同样重要。特别是在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今天，如何借助AI技术提升课堂教学效率？唐盛昌认为，这些都是好老师必须要思考的“大问题”。

另一方面，随着“双减”政策落地，叠加这些年教育综合改革的成效陆续显现，在上海，就近入学的学生多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随着“公民同招”政策的落地，无论是家门口的学校还是传统的“牛校”，都要直面生源差异带来的挑战。“每个学校、每个年级和班级的生均差异都比过去大得多。在同一个课堂上，如何满足不同层次学生的学习需求，也对教师工作提出了挑战。”唐盛昌说，上海的基础教育正步入扩优提质的新阶段。在日常和学生打交道的过程中，教师既要高质量完成教学任务，还要在育人上有所建树。

#### 谈拔尖人才培养方略——不设“天花板”，匹配先进理念先进课程

在很多家长的印象里，唐盛昌的名字和多所“头部学校”连在一起。从昔日“掌舵”上海中学、创办国内第一所由中国人自主管理的公办学校国际部——上海中学国际部，到后来创办上海市民办华育中学、上海星河湾双语学校等。这些学校从类型上看各不相同，好比在不同的培养皿，做着不同的“人才培养实验”，但这些年来，唐盛昌实验目标又有一些共通性，就是为提高自主人才培养质量求得更优解。

在沪上教育界，唐盛昌曾首创性地实践资优生教育，探索以“聚焦志趣、激发潜能”为突破口的国际视野下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育新路。

“培养拔尖人才，在思想上我们可以更解放一些，甚至，有些传统观念要进一步突破，而是要通过具体的办学，把一些符合人才培养规律的国际先进理念整合到我们既有的教育体系之中，在消化、吸收的过程中，不断完善中国的人才自主培养机制。这或许也是他近年来投入大量精力开展国际课程本土化创造性实践的原因。”

放眼全球，基础教育变革正在悄然推进。当下，新一代数字技术对教育的影响日益深入，围绕科技、教育、人才的竞争空前激烈。作为全国教育改革的“试验田”，上海教育当如何进一步聚焦国家急需，为培育更多拔尖创新人才蹚新路、探规律？按照唐盛昌的看法，上海要持续与国际先进水平对标，与全国最高水平对标，在培养高水平师资，率先变革教育教学范式上有所突破。直到现在，我们很多时候还在依靠数学竞赛来识别、遴选人才。我不反对搞竞赛，但就拿现在的高中数学联赛来说，赛制通常要求参赛者用初等数学方法来答题，从某种程度上说，赛制也成为了一种限制，限制了学生用更进阶的数学方法来处理问题的能力。”唐盛昌谈到，来自真实世界的难题和挑战，其实远比竞赛题目复杂。特别是，步入人工智能时代，要学会应对各种不确定性和挑战，解决问题的方路往往不是对数学或某个具体学科，而需要用到跨学科的知识；在解决具体科学问题的过程中，必然也可以调用一切学科的工具和方法，而不是限制到只能使用某些数学方法或某种教学工具。

“做好人才的早期识别，有助于培养

更多拔尖创新人才，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有很多具体的问题要研究、探索。”唐盛昌说。

#### 谈上海教育的新使命——做到两个“对标”，率先变革教育教学范式

这些年，在唐盛昌从事的诸多“人才培养实验”中，有一个实验，他始终津津乐道，乐此不疲，且至今还在进行之中，那就是基础教育国际课程比较研究。

“所谓知己知彼，我们不仅自己要努力做到最好，还要知道别人做了什么，做到了怎样的高度。”当然，“知道”还不是实验的结束。唐盛昌特别强调一点，教育的国际化比较不能搞简单的“拿来主义”；从具体的教育实践来看，做到“知己知彼”还不够，而是要通过具体的办学，把一些符合人才培养规律的国际先进理念整合到我们既有的教育体系之中，在消化、吸收的过程中，不断完善中国的人才自主培养机制。这或许也是他近年来投入大量精力开展国际课程本土化创造性实践的原因。

放眼全球，基础教育变革正在悄然推进。当下，新一代数字技术对教育的影响日益深入，围绕科技、教育、人才的竞争空前激烈。作为全国教育改革的“试验田”，上海教育当如何进一步聚焦国家急需，为培育更多拔尖创新人才蹚新路、探规律？

按照唐盛昌的看法，上海要持续与国际先进水平对标，与全国最高水平对标，在培养高水平师资，率先变革教育教学范式上有所突破。直到现在，我们很多时候还在依靠数学竞赛来识别、遴选人才。我不反对搞竞赛，但就拿现在的高中数学联赛来说，赛制通常要求参赛者用初等数学方法来答题，从某种程度上说，赛制也成为了一种限制，限制了学生用更进阶的数学方法来处理问题的能力。”唐盛昌谈到，来自真实世界的难题和挑战，其实远比竞赛题目复杂。特别是，步入人工智能时代，要学会应对各种不确定性和挑战，解决问题的方路往往不是对数学或某个具体学科，而需要用到跨学科的知识；在解决具体科学问题的过程中，必然也可以调用一切学科的工具和方法，而不是限制到只能使用某些数学方法或某种教学工具。

“引领未来教育的形态，对上海而言，不仅要打好特色牌，提供更多元的选择，我们更要力争在每一种类型的教育中都能形成典型，提供上海样本，上海经验和上海智慧，进一步夯实城市软实力。”唐盛昌说。



徐红：上海市实验学校校长、上海市教育功臣

“评价一所学校的人才培养质量，从校友的成长视角来反观，或许更客观、也更具有启发性。”

■本报记者 张鹏

“你每天到学校的心情如何？你对哪些学科最感兴趣？你做什么事最开心轻松？你遇到困难会求助谁？你将来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在上海市实验学校，每两年，学校就会为每位从小学就进校的学生录制一个短视频，谈谈自己对这五个问题的看法。

学校不仅将每个学生形体成长的奇妙变化记录下来，连每个人的兴趣、个性、志向的微妙变化也被记录、分析。这些数据，成为研究、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最鲜活、最真实的数据。

上海市实验学校从1987年设立至今，始终以“实验”为特色，是为拔尖创新人才打造的一片基础教育“试验田”。“区别于普通的好学校，上海市实验学校在37年的办学实践中，持续寻找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早期识别和培养的密码。”这个教师节前夕，本报记者专访了上海市实验学校校长徐红。在经历了课程改革、培育教师队伍等系列探索后，这些年，徐红还计划追踪上实毕业生校友，试图从他们的成长轨迹及回顾上实的学习经历上总结经验，为今后的办学指明方向。

#### 从“问题少年”到创新人才

“王可达？哎呦……”在上实，提及王可达的名字，大多数老师都会从一个感叹词开始，描述自己对这个特别的少年“又爱又恨”的复杂情感。

2006年，王可达进入上实，他不仅思维敏捷、文学和历史底蕴深厚，同时，叛逆的他也常常因为清空了上课用的电脑，把同学关在门外等桩桩稀奇古怪的行为令老师们头疼不已。

如果是在普通的学校，刚入学的王可达很可能是老师眼中的麻烦学生。但在上实，从校长徐红到授课的教师，不仅包容了他的短处，还尽量搭建舞台挖掘他的兴趣。他先后参与设计学校综合楼“数学建模中心”，参演校本课程年度话剧《商鞅》(2015)。在一次次机遇中，王可达渐渐成长为老师和家长眼中期盼的样子。2016年，他如愿考入北京大学考古系，目前他在海外名校深造、攻读博士学位。

在上实，类似的个案不胜枚举。学生史季轩2011年从上实考入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徐红记得，在学校内部的升学转段考试中，这位男生语文成绩只有4分。徐红把他请到办公室，询问考试失利的原因，只听这位男孩笃定地给出答案：“我计算了一下，即使语文就考4分，我的总成绩依旧可以达到转段升学的分数线。”

十余年过去，徐红回忆起这些“爱徒”，依然欣慰。“如果在普通学校，要经历中考这道坎，其实很难想象像史季轩这样的孩子是否有足够发展空间。但在上实，他们都找到了适合自己的那条路。”

从事教育30余年，徐红观察到，一些超常儿童虽然天赋聪颖，但在刚刚成为“学生”这一角色时，他们表现往往并不完美。“有的孩子思路敏捷，他可能会觉得，

### 从「自」以为是走向「他」以为是

#### 从“早出人才”到“挖掘志趣”

在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路上，上实一直扮演着“先行者”的角色。30余年办学路上，徐红和学校多位前任校长们也一直在总结、思考、突破。

“所谓创新人才，在不同时代的背景下，各有深意。”徐红告诉记者，上世纪80年代学校成立的初衷之一，便是为了探索“早出人才、快出人才、出好人才”的人才培养之路。彼时，上实探索的重点有两个：一是缩短学制，自编学习资料，从7年一贯制培养开始做起；二是重点侧重数学学科的人才培养。

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不少上实的教育者们看到，这种培养模式也有一些弊端。说的直白一些，学校若只是单纯追求学制上的减少，仅关注学科知识的积累，忽视了学生社会情感力的发展，很难培养出所谓的“大家”。

2000年前后，上实的培养模式进一步优化，学制从最初的7年制，调整为10年制。学校不仅关注

学生的数学能力培养，更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学校通过课程建设和教师队伍的培养，为学生搭建发展兴趣特长的平台。

2010年至今，上实不断创建特需课程，并进一步注重对学生个性特长的呵护和培育，为他们留下充足的发展空间。“在上实这样的学校，给学生‘自由’的空间是一件‘奢侈’的事情。”徐红以特需课程为例。每周，对某个学科领域感兴趣的学生，都有整整半天的时间用于发展自己的兴趣特长。

在上实2013届毕业生因越对写作很有兴趣。高二时，徐红亲笔签字，同意了因越的请假条，允许他休学一年创作文学作品。这在当时的教育界一度引发不小争议。如今，毕业后的因越不仅继续在他热爱的文学道路上前行，也已成为了上海作家协会的一员。

在对上实校友们的追踪记录中，学校的特需课程、丰富的校园活动和多彩的校园文化，特别是老师们包容的态度，远远超越了课堂上传授的知识点，让校友们津津乐道。2023年，学校还拍摄了一部校友纪录片《攀登》。正如2013届毕业生吴昊说，“走一些不同的路，扩展自己的兴趣等，是上实带给我们最重要的东西。”

在徐红看来，评价一所学校的人才培养质量，从校友的成长视角来反观，或许更客观、也更具有启发性。37年来，上实通过对学制、课程、教材、教法教学管理等方面的整体改革，用十年一贯的弹性学制，不断为“如何教育好人”这道终极命题提供参视角。“未来，我们要继续追踪这些校友，他们的真实声音，让我们办学者知道究竟该坚持什么，加强什么，反思什么。”徐红说，教育要从“自”以为是走向“他”以为是。

## 创新素养教育要面向全体学生

■本报记者 王星

在上海的高中学校里，七宝中学是不少家长和学生向往的“梦校”。可很多人并不知道，大约30年前，七宝中学还是一所学生连校服都不愿佩戴的薄弱“市重点”。是仇忠海校长的出现，带领这所市郊高中一步步完成了从落后到优秀、从优秀再到卓越的蜕变。

躬耕教坛五十载，仇忠海总称自己是“草根校长”。就如当年他给七宝中学定下的育人目标“平民本色，精英气质”那般，仇忠海也凭借自己的探索，把无数普通的学子培养成了爱读书、会思考、有才情、敢担当的精英人才。

在仇忠海眼里，每个学生都有不同的创新潜质，而好学校好老师要担负的使命，就是培育学生的创新素养——不仅要为学生创设各类有利于创新创造的土壤，也要让他们有机会在日常生活中探究、实践自己感兴趣的课题，为日后成长、成功、成才奠定坚实基础。

#### 好的教育，要从“育分”回归“育人”

仇忠海难忘1994年，45岁的他临危受命回到母校七宝中学担任校长。此前16年，他先后在塘湾中学、友爱中学任教并担任校长，用自己的努力让这两所农村学校面貌有了质的飞跃。

但走进七宝中学的那一刻，他感到了沉闷的担子和压力。作为当时闵行区唯一的“市重点”，学校正处于困局之中，用他的话说，“老师没有心思教书，学生没有心思学习。”在仇忠海到任当天，他的办公桌上放着5张老师的请调报告。很快他就发现，学校没有规章制度，没有教研室，校旗、校报、校歌统统没有，甚至连仅有的校徽，很多学生还不愿意戴。“当时，七宝中学在全市26所市重点



仇忠海：原七宝中学校长兼党委书记、上海市教育功臣

“创新是分层次的，科学家、发明家可以从事创新活动，中小学生在完全可以在他们的学习过程中实现创新。”

中学里排名垫底，学生都抱怨，这算哪门子市重点？”

很快，他便带着行李铺盖住进了学校，一门心思投入到对学校的全方位“改造”之中。

除了凝聚教师队伍、提升校园硬件水平，仇忠海思考最多的一个问题是什么：什么样的教育能培养出一流人才？在当时的他看来，以升学率为指标的题海战和应试战已不适应现代教育的要求，也不适应国家日新月异的发展对人才的培养要求。那么，更合适的教育是什么？

结合多年积淀的教育和管理经验，仇忠海坚信，好的教育必须从“育分”回归到“育人”的本质上来。具体来说，每个学生都有鲜明的个性差异，如何为他们提供全面发展的平台，而非按部就班的“流水线培养”，这是能否实现高质量办学的关键。

上世纪90年代，仇忠海就提出了“全面发展、人文见长”的办学理念。他说，全面发展，就是要尊重学生个性发展需要，为学生提供优质教育资源和多元选择教育的机会；而人文见长又是以全面发展为基础，希望学生在扎实的学科知识和技能上，形成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 加大“创新投入”，营造“适宜于研究”的生态

在仇忠海的引领下，七宝中学课堂里的变化，随处可见。很多年后，老师们津津乐道的是，学校推出的“大文”和“大理”系列课程，通过对课本内容进行拓展，开拓了学生的视野。特别是，学校千方百计创造机会，让学生提前接受大学教育的熏陶，尽早建立学术兴趣，确定未来学习方向。

自1999年2月起，七宝中学就面向全体学生开设了开放性主题活动课程，短短三年内产出了900多个研究课题和900多篇论文，不少学生在各类竞赛中崭露头角，此外，学校还打造了250多门拓展课、80多个学生社团、八大校园主题活动文化节等等，帮助更多学生找到施展才情和个性的舞台。

仇忠海坚持，高中要为学生营造“适宜于研究”的生态。在七宝中学，从推动研究性学习进课堂，建古生物、地球科学博物馆，还与科研院所和高校联手打造创新实验室；从在校内教师队伍中抽调

力量，组成指导团队，到整合校外资源组建“博士志愿团”“教授兼职导师团”……在加大“创新投入”的同时，每个学生也都以“有一个以上被学校立项的研究课题伴随高中生生涯”而感到充实和自豪。

#### 创新因子，绝非只是理科生的专长

为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路径，近年来，不少高中学校都陆续开设了科创班。但在仇忠海看来，创新因子并非只蕴藏在少数学生身上，也绝非是理科生的专长。有的学生学习成绩一般，但却拥有创新的思维能力和创新的人格。仇忠海深信，每一个学生身上都有创新潜质，都可能成为创新人才，所以创新素养教育要面向全体学生，既要努力使广大学生的创新素养得到提升，也要使潜质突出的学生在创新能力上得到显著提高。

“创新是分层次的，科学家、发明家可以从事创新活动，中小学生在完全可以在他们的学习过程中实现创新，有时学校过于关注的学生未必能成才，但没有引起关注的学生反倒自己‘冒’出来了。”仇忠海表示，让每一位学生的个性得到自由的张扬，让每一位学生的潜能得到充分的发挥——为学生提供尽可能宽广的空间，从学校管理的角度看，遇到的挑战和难度很大，阻力可能也很大，但这也正是学校教改最应该改的地方。

七宝中学，也正是这样一路走过来的。